

数百部电影戏剧的灵感源泉

揭示人性最隐秘欲望

享誉全球的惊悚文学经典

爱藏经典 02

DRACULA

德库拉

【爱尔兰】布莱姆·斯托克/著

阳斌云 郑燕/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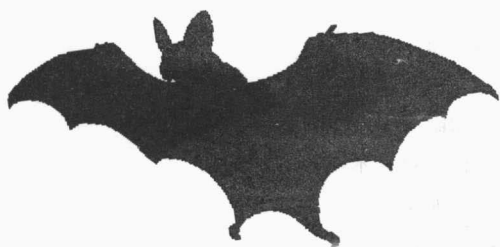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DRACULA

德库拉

[爱尔兰] 布莱姆·斯托克/著
阳斌云 郑燕/译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库拉/(爱尔兰) 斯托克 Stoker, B. 著, 阳斌
云, 郑燕 译. -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3.4
ISBN 7-5057-1900-9

I. 德... II. ①斯...②阳...③郑... III. 长篇小说 - 爱尔兰 - 现代 IV. I56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23163 号

书名 德库拉

著者 爱尔兰 布莱姆·斯托克

阳斌云 郑燕 译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海淀求实印刷厂

规格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75 印张 299000 字

版次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03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册

书号 ISBN 7-5057-1900-9/I·486

定价 22.0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64668676

《德库拉》：现代惊悚文学的奠基之作

文/李文亮

他总是喜欢在人们熟睡的时候来拜访她们。白天，他蛰伏在黑暗潮湿的墓穴里，僵卧在阴森冰冷的棺木中，像石头一样，没有呼吸，没有脉搏，甚至也没有心跳，一点生命的迹象也没有。而当夜幕降临，苍白的月光洒满大地，他就会无声无息地来到牺牲者的床边，潜入她们的梦中，张开尖利的犬牙，将嗜血的红唇俯向酣眠中的少女，像毒蛇一样，在她们娇嫩的肌肤上留下两孔小小的啮痕。清晨来临，她们会发现自己已经筋疲力竭，身体仿佛被抽干了一样，而且总被隐隐约约记得的充满窒息和血腥的噩梦所困扰。然而，没有人知道曾经发生了什么。

布莱姆·斯托克，这位名不见经传的爱尔兰作家，创作了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小说之一。他笔下的吸血伯爵德库拉，就像《弗兰肯斯坦》中的科学怪人、《化身博士》中的海德先生一样，成为人们心目中抹煞不去的邪恶象征。对于作者的早年生活我们了解不多，只知道他于1847年11月8日出生于都柏林一个小公务员家庭，是七个兄弟姐妹中最受母亲宠爱的一个。据斯托克自己回忆，他七岁前体弱多病，经常卧床休息，母亲常常给他讲爱尔兰民间传说中的鬼故事来消遣时光，里面充斥着女鬼、恶魔、食尸鬼等千奇百怪的形象，全是最可怕的那种。也许是为了弥补他少年时代虚弱的体质，在神学院求学时，他成为田径场上的冠军，深受同学敬仰。1870年他开始了一份单调乏味的国家公务员的工作，不久他找到了一项更具开拓性的兼职——无偿为《都柏林邮报》做戏剧评论员。1876年他遇到著名演员亨利·艾尔文，后者的演艺才华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接下来的

二十七年里他始终追随在这个男演员身边,为他东奔西走,从不知疲倦的经纪人、舞台监督到旅行中的伴侣,亲身经历了伦敦吕克昂剧院的辉煌与衰落。在某种意义上,亨利·艾尔文可以说充当了斯托克“精神之父”的角色,只是这个“父亲”对他相当苛刻,他拼命的工作只换来极其菲薄的物质回报,以致于常常过着四处告贷的生活。利用业余时间斯托克坚持写作,前后出版了十七部小说,除《德库拉》外,较有名的作品还有《穿白衣的女人》、《白虫的巢穴》等。也许是受童年常听鬼故事的影响,也许是成年后郁郁难伸的经历的潜意识反映,他对恐怖诡异的题材情有独钟,作品充斥着性欲与邪恶的暗示,以及稀奇古怪的荒诞景象。布莱姆·斯托克死于1912年。这是一个在和蔼可亲的外表下拥有一颗脆弱敏感的心灵的人,一生都无法摆脱困扰自己的黑暗阴影。

《德库拉》创作于1897年,故事讲述伦敦一名年轻的公证处书记员乔纳森·哈克奉派前往特兰西瓦尼亚,为一名隐居古堡的贵族办理其在伦敦的一处地产手续。他意外发现,这名叫德库拉的伯爵竟是一具僵尸,一个在夜间从棺材里爬出来吸吮人血的吸血鬼。他在乔纳森身上验证了自己的魔力,并通过他了解了外面世界。他决定凭借邪恶力量去建立自己的王国。他将乔纳森囚禁在城堡中,乘船一路呼风唤雨来到伦敦。乔纳森夫人米娜的女友露茜受到诱惑而与狼人结合,开始逐渐蜕变。露茜不断失血却又毫无根由的离奇病症终于引起了神秘学家范赫尔辛的注意,他经过查证,终于确认这一切怪异之事的起因正在于邪恶的吸血鬼德库拉身上。他联合并说服了几名勇敢的绅士,一同对付这种可怕而神秘的力量。范赫尔辛带人闯入墓地,割下了死后已变成女吸血鬼的露茜的头颅,使露茜的灵魂得以安息。此时,从古堡逃脱的乔纳森也赶来加入了范赫尔辛的队伍,他们设法毁去了德库拉赖以寄身的力量源泉——他随身携

带的故乡泥土。而德库拉则把下一个猎取的目标瞄向了米娜，借助对她的控制转移了范赫尔辛等人的追踪视线，趁机逃回了古堡。但最终，范赫尔辛、乔纳森等人还是追踪到了德库拉的巢穴，并赶在日落之前困住了他。经过一场惊心动魄的善恶大对决，代表正义的长矛终于刺穿了恶魔德库拉的心脏。

以吸血鬼为题材的小说并不是斯托克所首创。实际上，关于吸血鬼的迷信传说在 16、17 世纪的西欧盛行一时，而其起源则至少可以上溯到 11 世纪。而斯托克小说的主人公德库拉伯爵，也是历史传说中赫赫有名的人物。传说 15 世纪多瑙河畔的瓦拉儿亚公国的督军弗拉德四世骁勇善战，同时又暴虐成性，喜欢把人用尖木桩戳死作乐，因此博得了“德库拉(Dracula，罗马尼亚语，意为魔鬼)”的绰号。公元 1462 年，君士坦丁堡受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攻击，德库拉伯爵受命征讨土耳其军。不料就在他获胜之时，谣言四起，盛传他已战败身亡，他的妻子于悲痛绝望中投河自杀。班师回国的德库拉只看到了妻子的尸体。他愤怒地责问上帝，为什么他一生都为主而战，最终却遭到这种结局。他用长矛刺穿了十字架上的耶稣，鲜血四流。德库拉从此投向了魔鬼，以鲜血为生命，成了一个不死的吸血僵尸。斯托克借用了这个传说，以丰富的想象力和逼真的文学描摹，使德库拉的形象在 19 世纪末得以复活，同时也使一度沉寂的吸血鬼文学重获振兴，成为延续至今的神秘小说传统的主脉之一。

《德库拉》之所以能在文学上取得巨大成功，与作品本身丰富的内涵特色密不可分。首先，它虽然以神秘怪诞、血腥恐怖的超自然故事为主题，却旗帜鲜明地突出了善与恶的二元对立，以德库拉为代表的邪恶力量与以范赫尔辛等人为代表的正义力量的生死对决，是一场光明与黑暗、理性与放纵、道德与非道德、基督教正统与旁门左道的全面较量，而最后以正义的一方大获全胜而告终，在满足同时代读者喜好猎奇、刺激的隐秘心理的同

时，也使他们在道德良心上解脱了逾越规范尺度之虞。这实际上为后世数以百计的以《德库拉》为蓝本的吸血鬼题材影剧作品洞开了滥觞之门。其次，它有着极其隐微而又极其复杂的象征意味。吸饮人的血液、潜入人的灵魂的吸血鬼形象，不啻是人类某种欲望的象征，这种欲望体现在被吸血鬼附身的女性身上，更多地代表了人性中被压抑的性欲冲动的本能。对斯托克所处的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绅士来说，任何性欲冲动都是污秽不洁的、充满邪恶又足以致命，但同时，它又是流淌在血液中的狂热，是梦境中的主题。露茜和米娜，两个在灵与肉的煎熬中挣扎的女性，她们迷乱中交织着狂喜与恐怖的神情，在那些试图拯救她们的男人们眼里，除了恐惧、鄙弃与怜悯，也同样散发着令人沉迷的蛊惑力。此外，作者大胆涉及了当时还属新鲜的精神病学理论，以及采用使人如身临其境的日记体写作方式，都使此书在同类作品中脱颖而出，成为 19 世纪末幻想文学的杰作。直到今天，仍是西方恐怖类型电影取之不尽的创作题材和灵感源泉。

这些资料为何以如此的顺序呈献在这里，您将在阅读过程中自己找到答案。一切不必要的内容都做了删节，因此这里展示的只是简单的事实，是一段鲜活的历史，与当今可能存在的信仰相去甚远。在整本书中，没有任何关于过去的陈述存在记忆的偏差，因为所有被挑选出来的记录都确实确实来自于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是在记录者所知范围之内的个人观点的真实反映。

第一章

乔纳森·哈克的日记

(速记)

五月三日，比斯特里茨——我们于五月一日晚八点三十五分离开慕尼黑，次日清晨到达维也纳。本来应该是早晨六点四十六分到，但火车误点了一个小时。布达佩斯这地方看起来不错，这是我从车厢里匆匆一瞥得出的结论，我甚至还沿着街道逛了一会儿。不敢离开火车站太远，因为我们已经误点了，必须尽量按照原定时间出发。在我的印象中，我们正从西向东进发。多瑙河的这一段水深岸阔，河上最西端那些美丽壮观的桥引领着我们穿过土耳其，及其统治下的异域的各种风土人情。

我们离开得正是时候，晚上就到了克劳森堡。我在这里的皇家饭店过的夜。正餐，或者就算夜宵吧，有一道菜是鸡，放了不少红色的辣椒，除了让人觉得渴以外简直算得上是美味了。（一定要记着为米娜要份菜谱。）我问了服务生，他说是叫“帕帕里卡汉多尔”，一种当地菜，一路沿着卡帕西恩斯应该都能找到。我突然发现自己对德语的那点一知半解还真有用，说真的，不会讲点德语，在这里会举步维艰。

在伦敦时，我正好有点可以随意支配的时间，于是就参观了大不列颠博物馆，在那里的图书馆藏书和地图中搜寻关于特兰西瓦尼亚的资料。让我感到吃惊的是，关于那个国家的资料几

乎没有一条不和一位贵族有关。据称他所居住的地区在这个国家的最东边,位于特兰西瓦尼亚、摩尔达维亚以及布克维纳三个州的交界处,在卡帕西恩斯的崇山峻岭中,那是欧洲最荒凉偏僻的地方。我一直没找到任何地图或资料,能明白地标示德库拉城堡的确切位置,然而,我发现由德库拉伯爵命名的小镇比斯特里茨却是个相当知名的地方。这里我将加入一段笔记,当我和米娜谈起这次旅行时,它们会帮助我重拾那段记忆。

特兰西瓦尼亚包括四个不同的民族:南边的撒克逊人,和他们混居在一起的瓦拉赫人(他们是达西恩人的后裔),西边的马扎尔人,以及居住在东边和北边的希克里斯人。我正行进在后者中间,他们自称是阿提拉人和匈牙利人的后代。不过也许真是那样的,因为当马扎尔人在十一世纪征服这个国家的时候,他们发现匈牙利人定居在这里。我在书中读到说,世界上所有知名的迷信都被收罗进了卡帕西恩斯的马蹄铁里,就好像它是想象中旋涡的中心。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的旅途将会十分有趣。(备忘:我一定要问问伯爵这些事情。)

尽管床睡上去很舒服,但我还是没有睡好,因为整晚很多奇怪怪的梦纷至沓来。窗外有一只狗嗥叫了一晚上,也许跟它有点关系吧。要不就是因为那个什么帕帕里卡,搞得我喝光了水瓶里所有的水之后,还是焦渴难耐。快到早晨的时候我又睡着了,最后被连续不断的敲门声叫醒时我睡得正香呢。早餐我吃了更多的帕帕里卡,还有一种玉米面做的粥,他们称它为“摩麦里卡”,以及中间塞满了碎肉的茄子,他们叫它“伊姆波里塔塔”,味道出奇的好。(备忘:这个菜谱也要一份)我不得不匆匆消灭掉早饭,因为火车八点发车。或者说它应该是这样,因为当七点半我飞快地冲到车站,在车厢里坐了足有一个多小时火车才慢吞吞地开动。在我看来,你越往东走火车就越不准时。

这一整天,我们似乎都在一个充满各式美景的国家里徜

样。有时候，我们能看到在陡峭的山坡上矗立着一些小镇或是城堡，就像我们在古老的弥撒书里看到的那样。还有的时候，我们疾驰过奔流的小河和溪流，从它们两边宽阔的石界上看，这里应该比较容易发生水患。要把一条河流的外沿冲得干干净净需要很强劲的水流。在每个车站上，都能看到一群群的人，穿着各式各样的服装。有些家伙看起来像是农民，和我在法国和德国时看到的那些一样：穿着短夹克和自制的裤子，头上戴着圆圆的帽子。不过另外有些人却穿戴考究。除非走近她们看，女人都显得很漂亮，不过她们的腰相当粗。她们都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白色袖子，而且大部分人都戴着缀满了布条的宽大腰带，在她们身上飞舞起来就像芭蕾舞者的纱裙似的。不过当然啦，她们里面是穿衬裙的。我们看到过的最奇怪的要算是斯洛伐克人了，他们比其他人更剽悍，戴着他们特有的那种大牛仔帽，穿肥大的脏兮兮的白色长裤，白色的亚麻衬衫，还有沉重的皮腰带，差不多一英寸宽吧，上面镶满了黄铜钉扣，把裤腿塞进高筒靴里面，留着长发并蓄有浓密的黑色唇髭。他们虽然穿戴漂亮，不过并不讨人喜欢。在舞台上他们很可能会作为某些古老的东方土匪出现。不过，有人告诉我，他们不会给别人造成伤害，而且显然只想顺其自然地做自己的事。

我们到达比斯特里茨时，这个古老的城市正值黎明前的那段黑暗。由于几乎是在最前线上——波尔戈关隘就是从这里直通布克维纳——它经历过动荡的历史。五十年前，几场连续的大火就发生在这里，造成了五次浩劫，而且是在不同情况下造成的。在十七世纪初，它遭受了一次长达三周的围城，一万三千人丧生，这其中还有伴随战争而来的饥荒和疾病的功劳。

德库拉伯爵曾经推荐我住在金克朗饭店。我惊喜地发现那里还是完全的老式风格，让我能更多地了解这个国家的地方风情。显然他们都已经知道我要来了，当我走近大门的时候，迎面

德库拉

走来一位老妇人，面带喜色，穿着普通农妇裙——白色的衬裙和长长的双层围裙，前后都是五彩缤纷的挂件，满满当当，以至于显得太过分了点。当我走近时，她向我鞠了一躬说：“先生，请问您是英国人吗？”“是啊。”我答道，“我叫乔纳森·哈克。”她对我笑了笑，然后将一张纸条递给身边一个穿白色衬衫的老者。他走开了，不过很快的，又回来了，手里还拿着一封信——

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喀尔巴阡山。我正期盼着你的到来。今晚睡个好觉，明天三点钟时公共驿车将准时出发到布克维纳来，我已经为你预定了一个座位。我的马车将在波尔戈关口恭候大驾。我相信，从伦敦一路到这里应该是一段相当美妙的旅程，而且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你一定会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

你的朋友，德库拉

五月四日——我发现这里的饭店老板早已收到伯爵的来信，指示他将驿车上最好的位置留给我。不过当问及一些细节时，他就缄口不言了，还假装听不懂我的德语。这简直是不可能的，因为到那时为止，他一直听得很明白；至少从他能够准确回答我的提问这点上看是的。他和他的妻子，就是接待我的那位老妇人，有点惊恐地看着对方。最后，他才咕哝着说钱是放在一封信里面寄过来的，他就知道这么多。当我问到他是否认识德库拉伯爵，并请他告诉我一些关于那城堡的情况时，他和他妻子都在胸前划了个十字，说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并且拒绝再说话。马上就出发了，我实在是没有时间再去问其他人了。一切都是那么令人费解，神秘兮兮的，而且无论如何也不能叫人安心。

就在我要离开的时候，那个老妇人突然走进了我的房间，有点歇斯底里地说：“你必须去吗？哦！年轻的先生，您难道真的非

去不可吗？”她激动地说着磕磕巴巴的德文，看起来似乎失去了对德语的控制力，中间还夹杂着方言，我一点也听不懂。当我告诉她我必须马上动身，并且有十分重要的事情要处理时，她又问了一遍：“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我回答她说今天是五月四号。她摇摇头说：“哦，是的是的！我知道这个！我知道这个，不过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当我回答说不明白时，她继续说道：“今天是圣乔治节的前夕。你难道不知道今天晚上，当午夜的钟声响起时，世界上所有的邪恶东西都会跑出来为所欲为吗？你知道你要去的是什么地方，等待你的将会是什么吗？”她的痛苦是那么深切，我尽力去安慰她，但没有用处。最后，她竟然跪倒在地板上苦苦哀求我不要去，或者至少等上一两天。整件事情都如此荒谬，让我感到很不舒服。不过事情还是要办的，我别无选择。所以我扶她起来，很认真地告诉她，我十分感谢她，不过因为我有要事在身，必须马上就走。这时她才擦干眼泪，摘下自己脖子上挂着的耶稣受难像给我。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作为一个英格兰教徒，我早就懂得这种挂件攸关宗教信仰，不过拒绝一位心存善意的老妇人又太不礼貌，况且她的关切溢于言表。我猜想，她看到了我脸上的犹豫不决，于是直接把项链套在了我脖子上，最后说了一句“为了您的母亲”，就走出了房间。我是在等马车时写下的日记，它显然是误点了。我的脖子上还戴着那个耶稣受难像。不管是一位老妇的恐惧也好，或是当地数不胜数的鬼怪传说也罢，甚至也许只是因为那十字架本身，我不清楚，但是我还是不如平常那么轻松自在了。如果这本日记真的能在我之前到达米娜那里，就让它替我说再见。驿车终于来了！

五月五日，城堡——清晨的灰暗散去了，太阳高高地悬在远方的地平线上。我不知道是由于树木还是小山丘，因为离得太

远了,那条地平线看上去有点参差不齐,大大小小的东西都混在了一起。我还不困,并且在我醒来之前不会有人来打扰,因此我自然就一直写下去,直到睡意袭来。有很多奇怪的事情都值得记录下来。同时,为了防止读者觉得我在离开比斯特里茨时吃得太好了,所以我要把饭菜据实记下来。我吃了一种他们称作“强盗牛排”的东西——咸猪肉块儿、洋葱还有牛肉,用红辣椒调味,穿在棍子上,然后再放在火上烤,那是伦敦最难以咽下的猫食!喝的是麦蒂艾克红葡萄酒,入口后舌头上有种奇异的刺激感,但并不令人难受。我只喝了一两杯这种酒,其他什么都没有。

当我登上驿车的时候,司机还没在位置上,我看见他正和饭店女主人谈话。他们显然谈论的是我,因为他们总是不停地盯着我看。坐在门外长凳上那些人——他们称之为传话人——有几个也凑过来听,然后也盯着我看,而且大多数人都带着无限的同情。我还可以听到不少多次重复出现的词语,奇怪的词语,看来这群人来自很多不同的民族。我悄悄地从包里掏出多语字典,把它们挨个都查了出来。我必须承认它们并不令人愉快,其中有“奥多哥(ORDOG)”——撒旦,“波克尔”(POKOL)——地狱,“斯特里哥伊卡(STREGOICA)”——巫婆,“夫罗路克(VROLOK)”和“夫尔克斯拉克(VLKOSLAK)”——这两个词指的是同一样东西,一个是斯洛伐克语,另一个是塞尔维亚语,狼人或者吸血鬼的意思。(备忘:我一定要问问伯爵这些。)

我们终于要出发了。饭店门口的人多了起来,都划着十字,还用两根手指指着我。我好不容易才从一个当地乘客那里了解到它们所代表的意义。刚开始他不愿意回答,不过知道我是英格兰人之后,他解释道那是一种护身符或者保护措施之类的东西,可以使你逃离恶魔之眼。对于我这样一个正要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见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的家伙来说,这可一点也不令

人愉快。不过每个人都抱着善意,而且还如此忧伤,如此充满怜悯,让我只能觉得感动。我将永远无法忘怀那最后的一瞥,旅馆的庭院和站在那里的人群,他们在自己胸前划着十字。后面是一片绿色编织的背景,那是丛生在庭院中央绿色花盆里的欧洲夹竹桃和橘子树。这时我们的车夫,他宽大的亚麻裤遮住了整个车厢的前部——那叫古叉——用他的鞭子在四匹小马头上抽出一声脆响,马儿们就并肩跑了起来,我们的旅程终于开始了。

随着驿车一路跑下去,眼前的美景很快就驱散了我脑中对于鬼怪的恐惧。其实,如果我懂得其他乘客的方言,我就不会如此轻松地将它们抛诸脑后了。此时,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片绿色起伏的土地,到处都是森林和树木。还不时有一些陡峭的山丘,一丛丛的绿树或者是农舍点缀其间。到处都是大片大片的果树——苹果、李子、梨,还有樱桃。而且当我们驶过的时候,我还可以看到树下那绿茵茵的草地上,点缀着片片似乎正在闪闪发光的落英。他们称这个地方为“米泰尔兰德”,道路在这些山丘中蜿蜒伸展,消隐在草场形成的曲线后面或松柏树丛张牙舞爪的边缘。这些树丛就如同火舌似的到处蔓延,盖满了山坡。路面非常颠簸,不过我们还是发疯似地从其上飞驰而过。当时我还不能理解这种匆忙意味着什么,不过很显然的是,赶车人已经下定决心在到达波尔戈关口之前绝不多耽搁一秒。有人说,这条路在夏天走真是棒极了,不过冬天的大雪过后它还没有被修整过。它在这方面和卡帕西恩斯其他地方也不尽相同。根据古老的传统,它们没有必要保持好的路况。霍斯帕德司不会因为年久失修就修整它们,因为担心土耳其人会认为他们准备运来外国军队,以加快战争的步伐,而战争总是风雨欲来。

在米泰尔兰德高高隆起的山丘那边,挺立着覆满森林的高大山坡,差不多跟卡帕西恩斯高不见顶的峭壁一般高了。它们一左一右,从我们的两边俯视下来,下午的阳光满满当当地落在

它们身上，将这些山丘的亮丽色彩——山峰阴影中的深蓝色和紫色，草地和岩石混合在一起的绿色和棕色——呈现。一望无际的悬崖峭壁与其交相辉映，直到它们自己也消失在那壮丽的雪峰巍然矗立的远方。山峰中间到处都有巨大的裂缝，当太阳开始西沉的时候，通过这些裂缝，我们不时能够看到瀑布所发出的白色光芒。正当我们绕着山丘的底部疾驰时，前面突然闪现出一座高耸入云的雪峰，我的一个同伴碰碰我的胳膊，喊道

“快看呐！伊斯特恩—齐克！上帝之位！”——他无限虔诚地在胸前划着十字。

我们继续在没有尽头的路上蜿蜒行进着，太阳在我们身后渐渐下沉，夜的阴影悄悄地潜散在我们的周围。这种效果被白雪皑皑的山峰强化了，它们仍然捧着那落日，放射出一种清美冷艳的粉色光芒。我们到处都能看到穿着漂亮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但令人痛苦的是，我也注意到甲状腺肿在这里相当普遍。道路两边有很多十字架，经过时，我的同伴们都会在胸前划着十字。到处都能看到农夫或是农妇跪倒在墓地前方，我们靠近的时候他们甚至连头都不回，好像已经沉浸在一种忘我的虔诚之中，完全感知不到外界。有很多东西对于我来说都很新奇：比方说，树丛中的干草堆，还有大片大片异常美丽的白桦林，枝条低垂，在淡绿色的树叶掩映下，它们白色的树干好似银子般闪闪发光。偶尔，我们会看到四轮运货马车——就是那种很普通的农家大车——它们有着长长的弯曲如蛇的骨架，而且设计得非常适合这里的路况。大车上面坐满了一队队正在往家赶的农民，捷克人身披白色的羊皮袄，而斯洛伐克农民的穿着则是五彩斑斓。后者手里都拿着一种很长的矛一样的东西，末端是一个斧子。夜幕降临的时候，寒冷也随之而来，不断逼近的黄昏似乎也融入了一种黑暗的朦胧之中，融入了树木的阴郁之中——橡树、